

沃土生金九月天

杨亚伟

秋分的风漫过顺河镇的田埂,稻穗沉实的香气裹着暖融融的阳光,飘进了徐州智慧园区的厂房。

来园区前,我以为处理农业废弃物的地方难免带有挥之不去的异味,可进门才发现,高大宽敞的厂房里机器有序运转,地面干净整洁,丝毫没有想象中的刺鼻气味,只有原料腐熟后淡淡的泥土气息。这一眼,便让我对眼前这套把“废弃物”变成“金肥料”的体系,生出了实实在在的敬意。

《齐民要术》里关于“踏粪”的记载,1500年前就讲明了“用地必先养地”的道理。过去农户自家堆肥,量少费工,跟不上规模化种植节奏,原本该回归土地的养分,反倒成了村头路边的生态难题。这个由丰县农水集团牵头、投资过亿建成的项目,恰恰把传承千年的农道,做成了适配现代农业的完整产业。

从2023年春建成投产起,9500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处理车间就没闲下来。这条生产线把周边的畜禽粪污、废弃菌棒、农作物秸秆全收了进来,经过标准

化工艺变成商品有机肥。一年20万吨的产能,稳稳托住了丰县本地的种植需求,还凭着实打实的好口碑,一路铺到全国好几个省区的田间地头,滋养了更远地方的良田。

我们在车间遇到运营企业的负责人老王,他裤腿上沾着田埂上的泥点,笑着跟我们算日常:“每天清晨5点,收运车就往各个养殖场跑,漏一个点位都不行。车间里的发酵温度差1℃,肥效就打折扣,半点马虎不得。农户用了肥真增产,他们愿意口口相传,我们的品牌才能走得远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,身后的传送带上,深褐色的有机肥正稳稳码上转运车,准备送往隔壁镇的果蔬基地。

顺着柏油路,走到齐庙村的水稻基地,连片稻田被秋风染成了金浪。

几位正在田埂边查看稻穗成熟度的老农,说起镇里生产的有机肥,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。60多岁的老张抓起一把泥土搓了搓,土质松软:“以前地硬得像砖块,浇水半天渗不下去。连用了三年这个肥,现在脚踩上

去都有弹性,地力真的回来了。”旁边的老哥攥起一束稻穗递到我眼前,谷粒颗颗饱满,他粗着嗓门笑着算收成:“今年估摸着一亩地能多收百八十斤,米香得很,县上的大米加工厂已提前来预约收购,给的价比往年普通稻每斤高出两毛多,秋后又能多添不少新物件。”

田埂边正在择菜的大婶也凑过来搭话:“我家菜园子全施这个肥,青菜炒出来是几十年前的老味道。儿女周末从县城回来,走的时候后备箱塞得全是菜,逢人就夸老家的菜种得好。”

风扫过稻田,稻叶沙沙响,混着笑声飘得很远。这些笑声背后,藏着太多人沉在日常里的用心。

我们走访企业那天,刚好碰到顺河镇的干部正在车间门口现场协调相关事宜,从收运路线的错峰安排,到周边村落的收集点位衔接,桩桩件件都往实处落。

老王告诉我们,这条源于田间、反哺田间的循环链条,这套规模化的资源利用体系,把散落各处的废弃资源汇聚

起来,化为滋养沃土的持久力量。它不只是一座产业园区,更是为乡村土地搭建的一座“营养补给站”。

古人言“土生万物,地发千祥”,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用心的善待。昔日的农业废弃物,一度是沉重的生态负担,而今化作改良土壤、赋能增产的金肥料,化肥施用量减下去,地力慢慢养回来了。种出来的粮食、蔬菜达到了无公害、有机标准,农产品价值水涨船高,农民的腰包自然也就跟着鼓了起来。这份向好的变化,并非凭空而来,而是将循环农业的理念,扎根于每一处生产细节、每一寸乡野土地,默默耕耘沉淀出的甘甜果实。

这些年我走了不少乡村,见过许多丰收的图景,真正打动人心的,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数据,而是农民站在田埂上,眼里亮起来的光。把曾经污染环境的废弃物,化作滋养土地的珍宝,让板结的土壤重焕生机,让粮菜品质稳步提升,让家家户户的收成一年更比一年殷实,这便是乡村振兴最朴素、最动人的模样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第二十章

吕思与刘彩奎刚进得屋内,东方长年就跟着进来了。宗婉儿向他们三人问道:“你们谁见到纪老儿了?”

东方长年道:“纪店主正在后厨帮忙做饭呢,他说自从北斗帮与白鹤门争斗以来,他们客栈也深受其害。没有客源他就付不起工钱,因此原先的伙计都走了。”

吕思低声道:“等他们上饭菜,你们先不要吃,我确认安全后你们再吃。”宗婉儿满脸不屑道:“原来你们二人是议论人家去了,你们也太过小心了,就凭他一个三寸丁也能伤得了别人?再说,我和傻东方三个月前就曾在这家客栈中住过,现在还不是好好的。”

吕思想要对她仔细解释,怎奈八丈哥纪威猛已经端着托盘走了进来。他将托盘高高地举过头顶道:“诸位客官请用餐。”宗婉儿起身接过托盘道:“纪老儿,你在饭菜中下毒了吧?”吕思等人闻言莫不震惊,都瞧向宗婉儿,吕思的眼神既愤怒又感无奈。

八丈哥纪威猛仰头瞧着宗婉儿,憨厚地咧嘴笑道:“小姐当真会开玩笑,你原先不是来过客栈吗?再说,就凭我这身材哪里经受得住小姐一拳?”

宗婉儿一边将托盘中的饭菜摆放在桌面上一边笑道:“打你还用一拳?半拳就够了。快些将剩余的饭菜都端上来。”说完将托盘交与八丈哥。

八丈哥接过托盘笑道:“小姐万万不可再拿我打趣!”说完,转身一步三寸地向外挪去。

宗婉儿拿起筷子就要夹菜,吕思阻挡道:“你怎的如此任性?”

东方长年起身劝道:“婉儿,你就听吕大哥的吧,小心些总没有坏处。”

宗婉儿“啪”的一声将筷子拍在桌上道:“好,我不吃总行了吧。”

刘彩奎向吕思轻轻地摇了摇头,示意他不要受宗婉儿影响。吕思夹起一片茄子在鼻子前闻了闻后将其放在自己的饭碗中,接着又用筷子翻动盘子中的配菜。宗婉儿怒道:“你翻来翻去让人家怎么吃?”

吕思夹起一片半个拇指般大小的叶子向宗婉儿道:“知道这是什么吗?”宗婉儿瞧了一眼道:“不就是一道普通的拌菜吗?”

吕思向众人说道:“此叶含有剧毒,俗名‘见血封喉’。”

赵越颜向宗婉儿道:“你不是说它只是一片普通的叶子吗?吃了它呀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狂笑,笑声甚是洪亮。宗婉儿怒喝道:“是谁在外面,给本女侠滚出来!”

“好一个玉面毒狼!久闻你医术了得,想不到你识毒的功夫也不弱呀。不过你既然遇上了本长老就休想活命了。”门外的声音让宗婉儿心惊不已。

“凭你也配与我交手!”吕思说话间纵身向门外跃去。眼见就要跃出门外,房门突地闭上。

(未完待续)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在徐州,听一曲蜀韵庆中秋

母长青

9月19日,天气微凉,徐州市四川商会提前组织了中秋联谊活动。作为在徐州生活了11年的川渝人,当然不能错过这场老乡团聚。

走进宴会厅,耳朵最先认出了故乡。满耳朵都是四川话、重庆话,夹杂着极具辨识度的“川普”。大家互相嘘寒问暖、打着招呼。我在徐州住了整整11年,早就习惯了徐州话硬朗干脆的语调,突然被这阵“蜀韵”包裹着,恍惚间觉得像走错了片场。

我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。桌上摆好了丰谷酒,转盘上摆着极具代表性的川菜。红油发亮的水煮肉片,热气腾腾的毛血旺,鸭血和毛肚在红汤里若隐若现,我夹了一筷子毛血旺,麻辣味瞬间在舌尖炸开。右边一个重庆大哥正用“川普”抱怨徐州冬天的风太干,左边一个小妹在发愁买不到新鲜的折耳根。

台上,会长、书记、秘书长在给大家送着祝福,背景板上有醒目的“蜀韵满彭城·同心庆中秋”。旁边桌有一个穿条纹短袖的小孩,手里拿着气球在桌椅间钻来钻去。他妈妈一把拉住他,用四川话叮嘱了几句,小孩却挣脱开,嘴里说的是地道的徐州话。在这宴会厅里,徐州话和“川普”交织在一起,毫不违和。

中秋节还没真正到来,但在这个提前举行的联谊聚会上,看着满堂的老乡,我心里那根牵挂的弦已经被拨动了。

这些年,我们这些在徐州的外乡人,渐渐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过节模式:小家在这里,大家在那里。中秋那

天,朋友圈里晒的几乎都是我们在徐州各自经营起的“小家”——丰盛的晚餐、在徐州出生长大的孩子。而远在四川、重庆的“大家”,那个有父母、爷奶的大家,却往往像是隐身在了朋友圈之外。

不是不想接他们来,是接不来。年迈的父母、爷奶,一辈子在老家农村的泥土里刨食,习惯了推门就是菜地、抬头就能串门的日子。把他们接到徐州的高楼里,他们像失了根的树,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。于是,两地分隔成了我们最无奈也最默契的选择。除了每年春节,能够雷打不动地返乡团圆,其余所有的节日,都只能浓缩成一次视频通话。

来徐州11年了,我的胃早已经被徐州的地锅鸡和羊肉汤同化,徐州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。但每当耳边“蜀韵”响起,心底最柔软的那个角落,永远拴在老家那栋老屋的门槛上。

聚会散场,推开门,是徐州初秋的凉风。我裹紧外套,准备回到我在徐州的“小家”。掏出手机,我给老家的父母发了条语音:“爸、妈,19号商会提前办了中秋聚会,徐州出品的毛血旺,也安逸得很。等国庆放假,我再跟你们视频。”

屏幕那边,是老家安静的院落;屏幕这边,是灯火通明的徐州街头。听着这曲“蜀韵”,看着彭城的夜空,我突然觉得,为了这个“小家”在徐州好好生活,为了那个“大家”在心里默默牵挂,大概就是我们这些外乡人,最踏实的人生。